

華東卷

【上編】



地

方

志

人

物

傳

記

國家圖書館編

資料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華東卷】

上編

第五四冊

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

國

家

圖

書

館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五十四冊目錄

(民國)重修婺源縣志(一)

人物(一)		一
朱子世家		
人物(二)		三九
儒林		
人物(三)		七五
名臣		

人物(四)		一一五
學林		
人物(五)		一九五
宦績		
人物(六)		三〇五
忠節(一)		三四三
忠節(二)		四一一
忠節(三)		四七五
人物(七)		五三五
孝友(一)		
孝友(二)		

重修婺源縣志卷二十

人物一

朱子世家

敘曰史記進孔子於世家而老莊瞠乎後焉紫陽朱子
集諸儒大成與尼山集羣聖大成者後先輝映吾儕瞻
廟堂之禮器景賢哲於鄉邦尊其系牒以志仰止亦子
長遺意也志朱子世家

乾隆甲戌按舊志敘朱子世家太簡略事多闕漏
又朱子以名稱張呂亦稱名獨於陸氏兄弟稱字且
敘鷺湖之會曰未台并而去敘白鹿之會曰某與子
壽子靜復會於南康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
講席以發明之其語意抑揚間隱然有朱陸始異終
同之見且寓尊陸之意於稱名稱字之間此殆明時

諸先達習於陽明甘泉諸家之說是以屬辭如此夫
既尊朱子於世家而御纂諸書周程張邵朱皆稱子未有
朝重道崇儒別為敘次參考年譜行狀宋史斟酌繁
簡又倣府志加以分註而白鹿之講特指出所
講為喻義喻利章俾後學毋惑於舊志之說云
光緒壬午按朱子文集六十四卷答或人第五條
云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
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公卿稱諡無諡稱爵
無爵稱官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
稱字或兼以號舉今人稱郡姓名凡姦邪則直書姓
名此皆朱子當日示儆輩之語則後人之稱朱子者
宜乎其凜慎矣

朱子名熹

小名沉郎小字

字仲晦

冠時劉屏山先生字之

於根春容煢數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以元為四德之
首不敢當更曰仲晦又作晦菴因以為號六十後稱晦
翁嘗書門符云佩章遵考訓晦木謹師傳婺源松巖里
遵父師之誨也晚號遜翁又號滄洲病叟

人永平唐末有朱古寮者仕為婺源鎮將因家焉按朱子世

譜後序云聞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之黃墩唐天祐中陶雅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

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為制置茶院府君此即舊志沿革表中朱瓌是也按朱子撰奉使公行狀作古僚僚

通寮歷傳至森世譜二世世延雋三世昭元四世以子贈承

事郎承仕森生松紹聖四年字喬年號韋齋謂性卞急害道

自緩官吏部舊志朱子稱名非所以尊朱子也今皆稱之義

後皆以年踰冠以上舍登第政和授建州政和尉迪功

官稱之

父卒貧不能歸因葬承事於政和墓記云承事公卒貧

不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所謂貧不能歸者

虞集文公廟復田記云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

為資歸則無以食是也朱子年譜註云因方臘亂睦不

能歸此舊譜追敘往事失之方臘亂睦宣和三年已平

而承事之卒在宣和七年則非因方臘亂也當時閩亂
固有之朱子書承事府君行狀後云旣以請銘於主簿
盧君未及礮石而羣盜蠡起是也然吏部之不克歸實
因貧非因亂今以遷墓記爲信舊志云以父喪值亂寓
建之崇安此語又失之吏部之遊宦於閩也隨官以居
其後丁母憂仍居政和故承事孺人程氏亦葬於政和
之獎溪吏部卒在建州城南寓舍則未嘗寓崇安也紹
興十三年吏部疾革手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旣卒
少傅始爲築室崇安之五夫里在少傅里第之旁朱子
因奉母居焉不得因朱子後居崇安遂謂吏部已嘗寓
崇安也今服除調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按朱子
皆訂正
府君行狀云靖康之變公在尤溪方與同寮宴集公聞
北狩之間投袂而起大慟幾絕又云公抱負絕奇尤恥
自售是以困於塵埃卑辱鋒鏑擾攘之中逃寄假攝以
養其親十有餘年以至下從算商之役於嶺海魚鰕無
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周必大作神道碑約之云
奔走卑冗假祿養親無仕進意蓋謂靖康建炎時尉尤
溪紹興時監鎮稅皆以卑官之祿養親其云十有餘年
者總計宣和時之尉政和也紹興四年泉州守謝克家

薦之謂其不宜滯筦庫是未嘗告歸也舊志云建炎間告歸十餘年府志註云以養親此語大誤使告歸則無祿矣何以養親且建炎距紹興四年才六七紹興初御年耳安得有十餘年舊志不考實誤書今削

史胡世將泉州守謝克家竝薦之按行狀與神道碑御史胡世將入閩公袖書告之謂不東嚮爭中原則當幸金陵固守荆淮奈何局促一方世將奇其才歸薦之謝克家守泉亦薦公學問不宜滯筦庫遂召試館職宋史傳亦因之舊志云紹興四年內翰綦密禮言於上召試館職未知何據名試館職策問中興之事公對以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累數千言高宗嘉賞除祕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尋丁母憂服除紹興七年召對稱善改左宣教郎

除祕書省校書郎時高宗次建康國勢小振公因對欲堅上意車駕自建康還臨安紹興八年也舊志不敘母憂服除召對改官而云明年車駕還臨安似紹興四年之明年誤矣

御史中丞常同薦公可任大事復召對舊缺言切至上

不以遷著作佐郎舊缺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

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轉奉議郎又轉承議郎

舊缺紹興十年春也秦檜當國決意講和公抗疏出知饒州

上請祠舊云請告老非也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初吏部公以詩

文名謂於道為遠取經子史傳考其興衰治亂欲應時

合變見之事業又得浦城蕭覬字子莊劍浦羅從彥字仲素

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勵

此皆約行狀神道碑語舊云交呂廣問驩此語所著有

無據呂為婺源主簿在宣和時公已仕閩矣所著有

韋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

午生朱子於尤溪寓舍吏部公娶歙縣祝氏是歲館先

時於尤溪之鄭氏而朱子生焉

是吏部公生時邑城有白氣如虹自井出至是復有紫

氣如虹自井騰上因名之曰虹井

四歲吏部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問天之上

何物吏部異之

八歲通孝經大義

書其上曰若不成人如此便不成人

從羣兒遊獨

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幼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爲

紹興十三年

癸亥朱子十四歲

吏部公卒

年四十七遷墓記云卒於建之城南寓舍

疾革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謂朱子曰胡原仲

籍溪劉胡憲

致中

白水劉勉之

劉彥冲

屏山劉子翬少傅之弟

三人學有淵源汝往

事之於是少傅爲築室里第之旁

崇安五夫里

朱子奉母居

焉遵遺訓受學三君

白水公以女妻之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最久

十七年

秋舉建州鄉貢

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

人十八年春登進士第二十年春始歸婺源省墓以張

敦頤所贖歸父質田請族父老主之供祀事贖田事見闕里及藝

文復二十一年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

將赴同安往受學於延平李先生龜山先生楊時倡道東南遊其門詣極者

惟羅從彥仲素一人延平李愿中名侗受學羅公爲學

實得其傳與吏部公爲同門友故朱子往從之

始就平實按朱子之學初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或泛濫

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延平先生後爲學始就平實乃

畏義鮮與倫比又稱其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

微處初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

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

熟若靜處有動處無則非朱子之得於延平先生者大

略如此詳見延平答問舊志謂師事延平獨得宗旨爲

學始就精實而會理一分殊下語未的朱子之同安任

之學無所謂宗旨亦非會理一分殊之謂

涖職勤敏

取令甲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

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

子員日與講學

柯翰行峻請為學職

學者翕然從之二十七年冬

罷歸

二十六年七月考滿代者不至各奉檄走旁郡明年春返同安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

二十八年春見李先生於延平冬以養親請祠

請奉祠之祿也

差監潭州南嶽廟

當時奉祠之制如此實家居不往潭州也

二十九年秋以

輔臣薦

陳俊卿

召赴行在辭

省劄趣行會言路有託抑三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

十年冬復見李先生於延平

寓西林院閱月而去

三十二年春迎

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

復寓西林數月玉山汪端明應辰嘗稱朱

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

八月應詔上封事

不隆興元年朱子三十四歲

春被召辭秋趣

行冬至行在入對垂拱殿

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

言路壅塞

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

有論語要義又有論語訓蒙口義蓋成於

此兩

年二年春之延平哭李先生

有祭文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

其襍記之編曰困學

乾道元年夏請祠差監南嶽廟

恐聞蓋成於此年

三年秋訪南軒張公於長沙留兩月

而行偕登衡嶽至楮洲而別

朱子與曹叔書云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

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

出人意表又南軒贈行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網繆

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

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甯有迹謂無

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

茲源又中和舊說序云予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

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

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

二先生論中和之義三日夜不能合其後朱子卒更定其說除樞密院編修用執政

劉珙薦也四年夏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朱子請於

拜命遂歸四年夏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朱子請於

淮俾畱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編次程氏

遺書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襍出竝行頗為後人竄

明於世復屢被省劄趣就職固辭以論曾覲去國故力

五年秋九月丁母孺人祝氏憂六年正月葬祝孺人

朱子始葬考墓於崇安西塔山是年七月作遷墓記云

在白水鷺子峯下至慶元時則又遷於武夷鄉寂厯山

編家禮成几筵因參酌古今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

命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去易簣後冬召赴行在以

喪制未終辭侍郎胡銓以詩人薦也明年七年秋創立

朱子世家

三
二
一

社倉其法以前所貸米逐年斂散每石量收息米二斗

有四年將元米六百石還府見管三千一百石造倉三

鄉官及士人同掌管以故一鄉四冬復趣行八年春以

祿不及養辭編次論孟精義成初名要義改今資治通

鑑綱目成因司馬公通鑑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

綱倣春秋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稽合諸儒之夏再

趣行辭以遭期冬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皆推西銘為

者必令看大學西銘朱子首為之解再趣行辭九年春

又趣行復辭且乞差夏太極圖傳通書解成大略謂周

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又編次

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云

程氏外書成

遺書外取諸集錄得十二篇

五月有旨特

與改秩宮觀辭

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累召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某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

淳熙元年又再辭夏六

月拜命

朱子以為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

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始拜命

二年夏東萊呂公來

訪畱止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

呂公祖謙自東陽來會畱止旬日相與掇周程

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之嘗謂

送之至鷺湖

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

信州鷺金谿陸子壽

齡九子静淵

來會相與講論不合而

罷

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畱情傳註翻榛塞著

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静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

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
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朱子和云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
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閒有古今後東萊與朱子書
云子靜畱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
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
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
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
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
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閉議論故爲學
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
閉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須先立定本
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
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又云子靜雖已轉步而未會
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子靜之病自是渠合下有
些禪底意思又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
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功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
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
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